

东西流水终相逢

——梅兰芳访美的文化阐释

王璐菲 四川外国语大学留学生部

摘要：京剧大师梅兰芳在1930年赴美国的访问演出，可以说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让西方人士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巨大魅力。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的角度探讨梅兰芳演出获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梅兰芳；访美；异质文化；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155-02

托马斯·达尔鲍特曾说“尽管吉卜林先生说过，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对孪生子从未相遇过，但现在他们毕竟相遇了——这一情况体现在梅兰芳的身上。”梅兰芳在与中国文化迥异的美国地盘上的演出成功，激起了那个时代美国的一股“梅兰芳”热。他的访美，被看做是东方和西方关系构成状态转型的一个里程碑。即由传统经济和政治上的贸易和传教转向增强双方的文化交流。

一、东西文化存在差异——美国人不懂京剧

在梅兰芳赴美演出之前，他曾去过日本演出。日本同中国同属汉文化圈，文化背景相似。中国的戏剧和日本的歌舞伎也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从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和自己文化同质的部分。因此，梅兰芳的赴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美国不属于汉文化圈，梅兰芳赴美演出，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新旧文化冲突的问题，更是东西文化差异的问题。有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吐字都是单音节的，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残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

可见，当时的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的戏剧，对中国的戏剧文化嗤之以鼻。这种刻板印象形成的深层原因在于东西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两者文化间的巨大鸿沟。在这种情况下，梅兰芳赴美演出，可以说是对美国人改变中国人印象，特别是中国戏剧的印象一种挑战。

那么，是什么让梅兰芳下定决心，赴美演出？早在梅兰芳第二次访日归国，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麦克穆雷就曾建议他去美国演出。促使梅兰芳最终做出决定迎接挑战的是另一位美国公使芮恩施。在芮恩施一次离任饯别宴会上，他郑重邀请梅兰芳到美国表演京剧，他强调说“用毫无国籍思想的艺术来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以艺术来融汇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过敏的感情本来就很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此话激起了梅兰芳和他的得力助手齐如山的极大兴趣。尤其是接受过西式教育的齐如山，认为梅兰芳有责任并且也有义务去美国访问演出。确认京剧这种古老传统的东方艺术形式的价值是当务之急。尽管，东西文化存在巨大差异，但是任何文化，都必然经过相

遇、相知乃至相辅相成的过程。

二、赴美演出——探寻东方传统文化的生存方式

赴美演出，必须跨越两种相异文化之间的鸿沟。跨越鸿沟，则要经历一个先“知彼”然后再让对方“知己”的过程。即首先要全面需要了解美国文化及其戏剧艺术，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达到沟通目的。

梅兰芳剧团赴美演出的得力助手齐如山，向他所认识的美国人，全面探询美国本土的情况、美国人的审美心理以及他们对中国戏剧的意见。在六七年的时间里，问过的外宾达到了一千多人。这无疑侦查了外国人的心理，为演出做好有的放矢的准备。

当时，梅兰芳本人也非常注意了解美国的文化。剧团到了美国之后，发现美国人的时间观念非常强，对长篇戏剧很难感兴趣也不习惯长久坐观。对此，梅兰芳等人采用了缩短演戏时长的做法。每晚只演一场共四段，连说明、音乐、叫帘、休息等共用两个小时，这和观看一场电影的时间相仿。同时每一段的情节都是按照美国人的观戏心理设置，动作、服装等都经常更换，避免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适应了美国观众的观剧心理。

赴美演出，还存在语言的障碍。美国人听不懂中国话，中国人特别喜欢的优秀剧目美国人却未必能看懂。所以，梅兰芳邀请了对中西戏剧差异研究颇深的张彭春帮助选择剧目。张彭春凭借自己多年积累的现代戏剧和西方戏剧知识的表演程式以及戏剧导演的经验，建议选择一些做、打多于唱、念的戏。如《贵妃醉酒》、《刺虎》、和《打渔杀家》等，特别是《霸王别姬》里的剑舞片段。与此同时，张彭春在开演之前对剧目的英文介绍，特别是对中国戏剧的传统和历史的解读，以及对戏剧中动作所代表的意义的演示，让台下的美国观众加深了对中国戏剧的认识也有了身临其境之感。我们可以看到，梅兰芳的赴美演出既尊重了中国的传统特色，同时又考虑到了美国的受众特点，这在跨文化交流中尤为重要。

赴美演出，面临的不仅有语言上的障碍，更有吸取艺术形式上的隔膜和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为此，齐如山，张彭春等人，为适应美国的审美心理和习惯，强调“以动作、特技、歌舞为主的剧目来取悦外国观众”，并且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做出表演上的一些改变，即“在压缩纯交代性场次使之精炼集中的基础上，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这种做法看似刻意迁就，并且曾遭到国内一些人士的质疑，但是从文化艺术的沟通与发展来看，其实对中国戏曲艺术的调整和革新并走向世界都起了积极作用。当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异质文化相遇时，要达到“相知”的目的，必然会在对方的作用力下发生一定的程度上的变异，这种变异若能在保留

(下转第157页)

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关联，认为民族传记是构成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包含的民族叙事与话语分析，正是后现代民族理论的研究路径。另外，安德森关于象征与再现、意义与符号、话语与叙事等的探讨，对之后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中有关民族的研究都有相当的影响。

五、两点质疑

由上文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出，《想象的共同体》不愧为民族研究中的经典。在同时段民族研领域的横向比对中，其另辟蹊径，给人们提供了民族研究的另一视角。而在整个民族研究的纵向链条中，它又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不但婉拒了原生主义，同时也开启了“后现代主义”的大门。然而，即使再经典的著作也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尤其安德森这种“自圆其说”式的论证，更是难逃学界的检验和争议。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仅就此文谈两点自己的批判性意见。在探究民族意识的起源时，安德森提出了印刷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小说和报纸创造了“同质的、空洞”的时间，从而才为人们想象彼此提供了可能。这是安德森最为创新之处，也是最易引起质疑的地方。对于印刷媒介技术的极力夸赞，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极为相仿，不免陷

于技术决定论的漩涡。

此外，“想象的共同体”是在1983年提出的，那时其实已经有信息化、网络化的趋向。现如今已经是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整个世界，这样一来按照安德森的逻辑，我们应该形成了对整个“世界共同体”的想象。本国信息与国际信息交叉、地方新闻又与全国新闻相容，在信息过剩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所谓的“地方性媒介”的明确概念。但是，民族和国家的想象并没有因为媒介形式和内容的改变而消失，那么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构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一共同体又会在我们现今社会有什么变化和影响？这也许是我们研究者最为深切的关怀。

参考文献：

- [1]吴叔人：认同的力量：《想象共同体》的导读
 [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叔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3]冯锋：想象的国族：民族主义历史研究的新方向[J]。社会观察，2003(4)。
 [4]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版

（上接第155页）

精髓的同时，取其所长，更适应异质文化中接受者的需要，那么这种变异是值得的，并将产生积极影响。梅兰芳剧组在与异质文化交流和碰撞的过程中，能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汲取西方戏剧之所长，彰显了他们善于在西方的参照下对与传统京剧艺术进行的革新的意识。

此外，大力策划宣传，使美国人了解中国戏剧，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因为很多时候，文化交流障碍的形成并不是双方本身存在问题，而是缺乏可供了解的渠道。在赴美演出之前，梅兰芳等人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比如将关于戏剧的图书陈列给外宾，向他们详细解说。

在美国演出期间，梅剧团向各媒体、艺术界、学术界发表大量演说，介绍中国京剧艺术的特点，这些铺垫都对演出的成功至关重要。

三、东西流水终相逢——赴美演出成功

梅兰芳剧团，在学贯中西的文化界人士的帮助下，通过主动的“知彼”的过程——积极了解美国人和美国人的审美心理，从而逐步让异质文化达到“知己”的目的——让美国人充分了解中国戏剧和文化的特點。

在美演出期间，梅兰芳的演出受到了美国观众的热烈欢迎，譬如一出《刺虎》，谢幕竟达15次之多，这在国内也是罕见的。从美国的五个月期间，梅兰芳所到之处都掀起了一股“梅兰芳热”。而当时，美国正处经济大萧条时期，但这并不妨碍美国人对梅兰芳的喜爱。从美国的政界、商界到文艺界、新闻界、教育界甚至很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为其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梅剧团赴美演出的成功。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媒体评论中窥见一斑。

纽约《世界》报写道：“我在剧场度过了一股最令人激

动兴奋的夜晚，梅兰芳是我所见过的最杰出的演员之一，纽约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演出。”

有意思的是《时代》对梅兰芳的评论“梅兰芳的哑剧表演和服装展示的演出真实精美优雅，可爱绝伦，美妙得就像中国古老的花瓶或是刺绣的帷幔。这是一次接触，与一种在数世纪中不可思议地圆熟起来的文化的接触。”东方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不可言说，许多东西看明白了就没有意思了。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下，梅兰芳被物化成一具有中国风的“器物”。他的京剧表演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超越了美国人的理解范畴，但是并不妨碍他被欣赏，被鉴别，被赞美，这也符合了东方文化“不可言说”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梅兰芳的超常艺术表演才能和完美形象，使他以一种机智的方式抵抗这种纯粹的物化，他是中国人，他代表着中国的传统艺术，一位著名的评论者阿特金森表示：“梅兰芳的表演折射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某些东西。”

文化交流中，很多时候双方首先看到的是彼此的不同点，但是不同点并不是绝对的鸿沟。梅兰芳赴美演出的成功在于他积极探寻了东方传统文化在异质文化的生存方式，汲取了异质文化中的有效成分，同时，又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尼采说过，成为你自己，坚持自己的文化个性，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在跨文化交流中是至关重要的。同时，美国人对梅兰芳的赞誉中也寄托了他们的文化自省意识，这种西方人的文化自省意识亦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如果我们用一种“世界的戏剧，共同的遗产”的眼光来看戏剧艺术，东西方戏剧已经无所谓“异同”，艺术作为人类共有精神财富可以超越国界种族而具有绝对价值。